

共产主义的

GONGCHANZHUYI DE

实际开端

SHIJI KAIDUAN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

•

通俗读物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 051 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1\frac{5}{8}$ 字数 34,000

1958 年 8 月第一版 195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統一書号：T 3008·102

定价：(5) 一角三分

“广大的劳动群众进一步地看到了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依存于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看到了个人幸福依存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因而他们在劳动中表现了共产主义的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就是他们的口号。在这股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洪流面前，许多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顽石被冲掉了。在城市中和乡村中，人们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很多地方的农民在兴修水利的时候，打破了几千年祖传的只顾本乡本土的狭隘观念。在全国的劳动竞赛中，很多先进的单位和个人热心地传授自己的技术经验和发明创造，帮助落后的单位和个人赶上自己的水平。很多企业、机关、学校、部队和个人都主动地同别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协作，以促进自己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共同发

展。这一切，正如列宁所说，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

(摘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目 录

娘子关上話友誼	山西日报記者 郝占敖、李文珊	(1)
“学习晋宁老大哥的共产主义精神”	狄 威	(5)
集体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	人民日报記者 袁 木、邓子常	(10)
訪“穆桂英女将队”	河北日报記者 王 林	(16)
劳动者的本色	湖北日报記者 秦 川	(21)
协作搞得好 生产发展快	工人日报記者 邵 裴	(22)
共产主义事业的开端	河北日报記者 李 萍	(25)
共产主义精神的凱歌	中国青年報記者 馬信德、顧美忠	(31)
五十七顆心	卢 陵	(40)
为了集体利益,为了共同进步	河南日报記者 袁 漪	(42)

娘子关上話友誼

山西日报記者 郝占敖、李文珊

三月，气候温暖的山西省娘子关一带，麦浪已經徐徐翻滾。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說：河北省要在娘子关上修渠引用綿河水，地都村的六十多亩水地要被占用。

这消息在娘子关乡的地都村传开以后，立刻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許多人都觉得这是件好事，虽然对本村不利，但甘願承受。同样有許多人，却橫堅想不通：

“他們開水地，我們丢水地，这叫甚話？”

“河北修渠应当到河北地界，为甚到山西来？”

“水地是我們心上的肉，不能讓給他們！”

.....

是的，地都村的水地来的太不容易了；在这里，“水地”这两个字，牽連着一段痛苦的往事。

得天独厚的娘子关，有一个“圪榔泉”，时刻都冒着又好又大的泉水。在很早很早以前，紧靠娘子关的地都村，就想引一股泉水来，灌溉些土地，也省得人們每天到河沟里去担水吃。这个要求本来是合理的，但娘子关的封建地主不肯讓水，借口是地都村用了水，他們的水磨就轉的慢了。其实，他們的意图是：“杀不了穷人富不了己”，如果地都村富了，还怎能买地都村的土地呢！封建地主的蛮橫无理，激怒了地都村的农民。清雍正三年，地都村的农民同地主在平定州打起了官司。在州官公堂上，地都村的代

表李吉，被打的皮开肉綻，但毫不退縮，被人称为“鉄皮老虎”。为了把这場官司打贏，三百多戶人家，差不多都鬧得傾家蕩产。最后，他們干脆抬了数十口棺材一齐到了州城，表示就是把告状的人都打死，官司也要打到底。到雍正七年，地都村終于胜利了。但傾家蕩产、挨打受苦連打五年官司的代价，也仅仅是爭到“兩瓦水”（就是把两个瓦合起来那末粗的一股水）。就这，他們已經十分滿足了。爭到了水以后，全村农民又积年累月地向自然界搏斗，开渠、整地、修桥、掏洞，費尽千辛万苦，才鬧下一百六十亩水地。現在，一下就要占去最好的六十多亩，地都村农民的思想怎能不发生一点波动呢？

乡、社干部思想上同样有这矛盾。最初，他們也覺得地都村的水地来之不易，一下就占六十多亩，恐怕工作难做。但轉念一想：开发綿河水，这是河北、山西两省人民的宿願，只是由于小农經济的限制实现不了。今天，实现这个理想的机会到了，应不应该因为我們要受些損失，就去阻碍它呢？結論是：“一万个不应该！”

接着，一个深入細致的集体主义教育运动，在地都村里展开了，党組織帮助全村农民算了三笔賬。

应该不应该讓河北省占地呢？地都村的六十多亩水地被渠道占了，說来，也真有些可惜，但是，有了这条渠道，河北省井陘、获鹿、平山等县的农民就可以增加二十五万二千亩水地，还能使井陘县六十多个缺水村的农民吃上泉水。要是不讓出这六十多亩水地，河北省就不能从河床較高的娘子关接水，那末，扩大水地的計劃，就完成不了。农民們仔細盘算了一頓，覺得自己少浇六十多亩地，河北的农民却可以多浇二十五万多亩，自己丢了的是个小利益；小利益自然应当服从大利益，不讓占地的話，說不

出口来了。

有人又提出新的意見：“占地是可以，但河北省应补偿我們同等数量的水地。”党組織又帮助农民們算了第二笔賬：讓河北省补地，这个要求并不过份，但是讓誰来补呢？自然是井陘县的南峪村，因为就数南峪村离地都村近，可是，咱們十分清楚，南峪村平均每人还不到二亩地，水地更少。要是再抽它六十多亩，南峪村的农民受得了嗎？要求补地的人听了这笔賬，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見了。

剩下，就是麦子的問題了。有人說：“今年的麦子长得太好了，能不能等咱割了麦子再动工？”党組織又帮助农民們算了第三笔賬：今年的麦子确实不坏，不过按每亩产四百斤計算，六十亩地的产量也只是两万四千斤。要是讓河北省按照計劃开工，麦收前后，人家就能增加五万亩水地；就按每亩增产一百斤秋粮計算，五万亩，就是五百万斤。請大家想，我們是保留这两万四千斤小麦呢，还是要爭那五百万斤秋粮呢？这末一計算，农民們的說法改变了：两万四千斤比起五百万斤来，还不到二百分之一，还是修渠要紧；能留下就吃些，不能留的話，就是讓牲口吃了麦秸也值得。

地都村农民的思想，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統一起来了，他們認識到，把綿河水运用起来，增加二十五万多亩水地，是河北省农民的任务，也是自己的任务，一致提出：河北省需要什么，我們就支援什么。

五月五日，河北省开发綿河水的巨大工程正式动工。随着工程的开始，两省人民深厚的友誼活动，也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动工的前一天，一千四百五十多个河北民工，浩浩蕩蕩地开进了地都村。三百多戶的地都村，如何能容納下这末多的客人

呢？但是，能讓河北省的農民兄弟住在屋外嗎？全村農民立即騰房并屋；男的和男的住在一起，女的和女的住在一起。就這，也還是住不下。一部分民工剛剛把行李放在戲台上，地都村的幹部馬上拿出去年才買下的席子，把戲樓嚴嚴的圍住。他們說：“如今天氣還涼，說成啥也不能讓你們受凍。”有些民工的衣服弄破了、穿脏了，地都村的婦女象對待親人一樣，給他們縫補、洗刷。民工們下了工，房東老大爺、老大娘們端飯捧水、讓吃讓喝，簡直親如家人。在渠道繞里，有段換生老漢二分最好的自留地。今年，他本來打算種些南瓜、蘿卜和茄子，土地早已打整好了，單等下種。看到工程開工，段換生老漢就主動把弄好的糞担回來。他說：“修渠是大事，只要河北省農民多打下糧食，我就是吃不上菜心里也痛快。”

地都村農民高度的集體主義精神，使河北省的農民兄弟深受感動。眼前的事實，正在消除着他們之間許多不愉快的記憶。傳說，在將要解放的前幾年，井陘縣南峪村的農民和地都村的農民，因為一片半畝大的石頭坡，還鬧得很長時間的不和氣。事情是這樣：南峪村打算從地都村邊修一條小渠，引綿河水澆一百多畝地。要修這條渠，就得占用地都村一片半畝大的石頭坡。本來，這片石頭坡任何用項都沒有，但地都村貴賤不賣，硬要瞧南峪村的好看。後經南峪村求朋托友說合，地都村願意賣了；但又非要二十石小米不可。開渠的事，終於沒有鬧成。時間並沒有過去多久，還是在這個地方，也還是這些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卻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

（原載 1958 年 5 月 20 日“河北日報”）

“学习晋宁老大哥的共产主义精神”

——記晋宁县生产大协作

狄 威

这个题目是一条标语，贴在杞麓、江川两县开来晋宁的卡车上。

这些卡车，是来晋宁县拉抽水机的。抽水机并不稀奇，但在抗旱保苗火头上、把一滴水看作一粒米那样珍贵的热潮里，这些抽水机便显得非常稀奇；而晋宁县在这时候，肯把三十部抽水机借给别人，就更为稀奇了。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也必然有一种新风气随之树立。在生产大跃进中，劳动人民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因为一个生产大运动，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要求物质的增加，同时也要求技术的革新和思想的跃进——共产主义精神进一步的发挥。

中共晋宁县委会在生产大跃进中展开这个生产协作运动，便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产生的。

一个运动的形成，首先要经过党的首倡，教育，推动，然后才会由小到大深入人心。晋宁的协作运动，也正说明这一点。它是先从乡的相互协作搞起，然后推到专区的。

小海乡各社，进5月才开始挖田。县委召开总支会议，商量帮助小海跃进的办。各乡总支书，马上提出“组织生产野战军，攻下小海的老板田”。当天回乡动员，“夜征小海”。离小海近的各社，晚上就到达了战场。距离较远的如六街乡，夜里十一点

出发。上蒜乡各社的青年苦战军，在夜里二时出发。他们抬着大旗，提着汽灯，扛着叉锄，背着行李，推着近百张的手推车，推着秧煤，还带起三四匹马。带种马为了去配种。一百四十个男女青年，组成两个队伍：青年苦战军和女英雄队。大家在晓风残月里，浩浩荡荡的奔向小海。到小海乡，天刚发亮，在红日初升时，开了一个青年技术革新大会。两千多个青年，在朝阳中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大家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大会开始，县委代表和团县委的同志讲过话，一时鞭炮齐鸣，歌声四起，欢呼之声，震动整个小海乡。

散会之后，两千人一齐奔到田里，马上展开了红旗竞赛的争夺战。六街的“花木兰女英雄队”里，不少彝族女青年，她们一面挖田，一面唱歌——歌唱跃进、歌唱协作、歌唱民族间的互助和团结。满田是人，满田是红旗，红旗迎着南风飘动，锄头在垡头上发出海潮一般的响声。苦战军鏖战了三天两夜，小海乡一片板田来了一个大翻身。

协作运动，表现了青年的干劲，发扬了互助精神，也鼓励了小海乡的全体社员。“再不大力跃进，实在对不起人啊！”小海乡农民这样互相劝勉着。

田挖完了，走在前面的各乡，又组织了犁田栽秧队伍，协助旁的乡满栽满插。上蒜组织了五十架牛，一百个栽秧能手帮助新街；六街组织了两队人马继续帮助小海。

旱象愈来愈严重，人们也愈干愈艰苦。中共玉溪地委会，为了促进抗旱栽插，组织了一个现场会。晋宁县委书记李岱东同志到杞麓、江川两县，看到他们艰苦抗旱的伟大局面，深深受了感动。回到晋宁后，马上召开总支会议，报告了杞麓、江川抗旱栽插艰苦情况，提出协作建议，征求县委和总支书记的意见。

“……站在快要扯完的杞麓湖上，領導問我：‘老李呀，你看怎麼樣啊？’我只說：‘人家實在艱苦、偉大，我深受感動，深受感動！’當時我說，我們可以抽出三十部抽水機支援杞麓和江川，杞麓二十部，江川十部。現在，我也問問你們……我實在深受感動。”

李岱東同志說完話，含笑望着大家，會場內一時間寂靜無聲。過一會有人就說：

“躍進嘛，都躍進，艱苦也都艱苦，拿好東西給人家，我思想上有點不通。”也有的同志說：“一下要三十部怕抽不動，要就先抽一批，過一段時間再抽一批。”

李岱東同志一看到這個情況，馬上安排一部汽車，讓大家到現場親自看一下，然後再作決定。

抗旱艱苦因而舍不得把好東西拿出去的心情和想法，李岱東在去杞麓、江川之前，也並不是沒有。晉寧在去冬今春雖然熱心修了十幾個中型水庫，蓄下水的，只有柴河、大春河兩個。七百七十多個水塘，在搶栽早栽中已經用干。截至目前為止，全县僅僅栽下50%，二街鄉農民，在用木桶挑水、銅盆舀水苦幹硬幹的情況下，栽了小秧。大營、甸頭等鄉，目前連吃水都感困難。情勢這樣緊張，抗旱任務這樣重，困難又是這樣多，根本沒有考慮到支援別人。可是，等到李岱東站在杞麓湖邊，聽見“扯干杞麓湖，活捉老龍王”的歌聲，看見人們在快要扯干的湖堤里把千萬車湖水扯上山頭的偉大場面，以及那人山人海、千軍萬馬的苦戰氣氛與杞麓、江川群眾勇敢而又樂觀的精神時，他不由的想起了渡江戰役和上甘嶺戰役，又由上甘嶺戰役想到電影“上甘嶺”的一個鏡頭：戰士們——上甘嶺的英雄們，在敵人的圍困中，舍死忘生的弄來一點水，到僅僅只剩下一小瓶時，仍然沒有一個人肯

多喝一口，大家你推我讓的分領那一杯“活命的水”。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这个精神基础上打起来的，上甘岭战役也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把敌人打垮的。今年大跃进，大增产，誰都想提前一些节令，早栽一亩是一亩。而且旱象又是这样严重，誰都晓得一部抽水机是具有何等价值，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可是，一个县委书记，他眼睛看到的，就不能只是几个乡和一个县。他要看到全专区和整个省甚至更广阔一些。这杯“活命的水”还是大家分着喝一喝吧。在这样情况下，三十部抽水机就决定抽调出去了。

吃过晚饭，李岱东同志坐在办公室，学习总路线文件。这时，天空中乌云翻滚，从南方平压过来。“参观的同志们坐着敞棚车，也许会淋雨的。”他这样想着，同时却又盼望着落下倾盆大雨来。可是，雨并没有落，天空的那片乌云，夹着轰轰的雷声，象转动着大磨一般，在头上轟隆一阵，很快就过去了。他望着天空中的云海，云海上忽然出现了数不清的人群，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湖岸上，水车声如同海潮，也象沉雷的尾音，响彻了满山遍野，在三十公尺的山坡上，一列一列水车，摆出了六十三台（每排八张），湖水激箭似的，流向十华里外的高田。一片云，很象抗旱指挥部，水车上上下下叠起三十二台，每台十二张——这是江川。又有一堆云，平海海的，很象杞麓湖。湖上平列着水车，挤满了人群，上下八台，每台二千张，车声歌声压过了雷声，

千张水车一条龙，
杞麓湖上逞英雄，
捉住老龙问口供：
我们哪个是真龙？

扯出一湖水，

灌好万亩田，
捉住老龙王，
頂破九重天！

他正在这样想着，門口响起汽車声，參觀的同志們下了車，走到办公室来。李岱东含笑問大家：

“看見了吧？怎么样？感動了吧？”他哈哈的笑。

“得啦，李政委，莫說啦。人家才算得起野战軍，我們抗旱队伍，只能算得游击队。”說話的，正是那位“舍不得拿出好东西”的同志，“看見人家，吓得我們小膀彈三弦。”

“人家全县才七万人口，就組織起那样一支大軍。我們光劳动力就有七万。”

“我們再加上一千张水車，就可以支持下去。”

“抽三十部給杞麓、江川吧。”

“應該提倡：全区跃进、全区丰收，我們艰苦些也要支援。”

大家一面說着，便走进會議室，总支會議就是这样繼續开始了。

大家坐定之后，李岱东同志說：“有些話，本想在你們回来再說，現在你們已經全說出来，我就不再說了。抽出三十部支援杞麓他們，就算决定了吧？好，現在我們談談学习总路綫吧。”

他把省委关于八大第二次的會議精神先向大家作了传达，然后結合自己学习談了一些体会。在談話中間，把支援外县的全区跃进和共同跃进的意义，随时作了些深刻的說明。

第二天早上，从杞麓、江川开了好几部汽車，車厢两面滿貼着紅紅綠綠的标語：

“向晋宁老大哥学习。”

“今年增产，要感謝晋宁。”

“感謝晉寧老大哥无私的援助!”

那位“舍不得好东西”的同志，走到汽車近前，讀起一条写成两行的标語：

“学习晉寧老大哥的共产主义精神!”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完，脸上露出了笑容，当时他自言自語的說：

“好吧，我們再竞赛一下……你們可要增产啊!”

晉寧的生产大协作运动，在大跃进的风云中，正在揚起壯闊的波瀾。

(原載 1958 年 6 月 14 日“云南日报”)

集体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

——歌頌建設怀柔水庫的六万民工

人民日报記者 袁 木、邓子常

拦河大壩巍峨地屹立在两山之間，在怀柔水庫青山环抱的人工湖中，現在已經是碧波蕩漾。

“六万雄兵英雄胆，筑起大壩鎖蛟龙”，經過一百多个昼夜的鏖战，广大民工即将实现他們的雄心大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建設捷报，这是集体农民插起的一杆共产主义紅旗。

建設怀柔水庫的六万民工来自十二个县、区的三千四百七十七个农业合作社，除了六个县、区直接或間接受到水庫的效益以外，半数的县、区并不受益，而农民們却跋山涉水，自帶一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自搭工棚，不拿国家一个工錢，为集体的社会主义事业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不分昼夜，不顧日晒雨淋，劳

动起来比对待本乡本村本社以至个人的家业还更加热情充沛，干劲十足。

为了早日建成水库

距离怀柔約三百里与水库毫无关系的固安县，从很多自动报名者当中挑选出来的一千六百多名身强力壮的民工，徒步来到工地参加水库建设。其中有一位年已五十开外的老农民赵德仲，当民工们集中在县里检查身体时，害怕上级不批准他来工地，就躲在一辆大车的下面，避过检查，等到大队集中出发以后，他又悄悄地扛起铺盖溜进了队伍。赵德仲来到工地以后，不但劳动从不落在青年人后面，并且几天以后就荣获全中队第一面先进红旗，他把这面红旗插在自己装满沙土的小车上，每天在工地上推起小车来回飞驰，十分动人。香河县二十四岁的民工冯广明结婚第二天就进城报名参加水库建设工作，四个月来，他一直坚守岗位，他爱人也给他捎来亲手做成的新鞋袜，鼓励他当上水库建设的模范再回家。

在工地广大民工使用的小车、扁担和铁锹把上，到处可以看到写着这样的字样：火箭队、飞虎队、武松队、十二勇士……。几乎所有可以激发人心的名字，都被农民们拿来命名自己的突击队。工地上组织起来的大小突击队一共有八百八十个。在六次全工地评奖中，更涌现了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广大民工的冲天干劲和奔放的劳动热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香河大队一万多民工为了突击一项工程，曾经站在没膝的水里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没有休息。薊县青年民工侯怀等几个人，每逢休息就请中队长冯景山拿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逐章逐节地讲给他们听，以激励自己的劳动热情。

来自几千个合作社的农民，許多人都素不相識，但他們在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團結互助，相处有如兄弟。薊县三中队民工李惠民收到家中寄来一双新鞋和一件夹袄，一直放在包袱里舍不得穿，但当他听到同队的李平鞋已穿破，又没有換身衣服的时候，李惠民立刻就把自己的鞋和衣服送給李平。李平开始时再三不肯要，李惠民却很庄重地說：“我們一切都是为了早日修好水庫。”

夜深了，在民工們的駐地，还常常看到盞盞油灯在閃閃发光，灯下坐着民工們的房东老大娘，她們正趁着民工熟睡的时候，为他們浆洗和縫补衣裳。水庫小报上登过一位民工写下的詩句，生动地描繪出人們之間这种动人的新关系：“千条綫穿着万針孔，大娘的心意比綫长。修不成水庫不回家乡，答謝大娘一片好心腸。”民工裴凤宝和民工中队长王梦熊，得了急病，为了挽救他們的生命，梁永长、晋国文、张連玉等三位民工和工地医生曲永太，立刻毫不犹豫地輸出他們的鮮血，使得病人轉危为安。工地上广为流传的两件舍己救人的壮举，更是成了人們團結互助的榜样。一次是民工杜忠甲看到一輛小車翻了車，两块約重四百斤的石块馬上就要摔到四公尺深的壘水下面；另一次北京土建学校学生李振环看到一块三百斤重的石头正順山滾下，这两位勇士都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虽然他們自己都受了伤，却保証了在壘水下面和山腰間工作的民工們的安全。工地上有人曾写下这样两首詩：“擰成的繩子折不断，大家團結力如山。互相鼓舞搞競賽，建成水庫不費难。”“工棚連工棚，是个大家庭。昨天你我不相識，今天成了好弟兄。”这詩句形象地表达了六万人在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結下的共产主义的團結互助关系，也道出了六万民工集体力量的泉源。